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赵泉

笑着欣然伸臂握住我这位陌生人的手。我迅速将手机递给附近的一位路人,圆了我的“追星梦”。这个梦,缘起40多年前。

我从小梦想当演员,后来觉得当演员太遥远了,做个编剧客串个角色可能更容易些。于是对学好语文,学习写作充满了激情。离家最近的大城市是重庆,能够接触到的报刊上,不乏黄济人作品。有记者挖掘背景,说他在内江师专读书,放假时背了一袋馒头,凭借亲戚的介绍,采访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写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西安电影制片厂策划改名《决战之后》拍摄故事影片……从那时起,黄济人成为我的偶像。

一次电视台播出《雾都夜话》,是黄济人自己演自己的故事。一位安徽姓巴的文学爱好者流浪到山城,身无分文,跑到重庆作协要请黄老师吃饭,黄老师掏

钱买单消除尴尬……文学爱好者在黄主席的鼓励和指导下,一时间发表了多篇作品。这让我真是羡慕。我琢磨,是否也可以模仿、复制这一捷径?绞尽脑汁找理由徘徊在上清寺市作协周围探询、侦察他的行踪。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而今我也从文艺青年成了退休老汉,还有不愁吃喝的养老金,有人说:“您该满足享受天伦之乐了吧?”我依然心存遗憾:“电影导演还没来敲门,小时的梦想一点都没有实现!”是啊,少年时想当演员多么幼稚可笑,但与文学相伴,成为我一生最优雅的选择。

有的人会这样悄无声息影响你一辈子。这次奇迹般地邂逅偶像并留下合影,让我又想起我的青春岁月和曾经激情燃烧的梦想。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作者系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



东街烧烤喝茶记(外一首)

□张萃

我们坐了下来
在东街的烧烤店
天空将晒干的白云收回屋里
夜晚,开始偷听

苕皮蜷缩着,诗软糯
肉串滋滋
酸甜苦辣早已腌入了骨头
竹签串联起零散的肢体
排好队形,规规矩矩

吃烧烤的人也到了喝茶的年纪
在拿起烤串前
先剥下自己身上的壳
在倒出五味杂陈前
先端起茶杯

直到啤酒杯相撞
冒出喘息的气泡
我们才嚼烂软糯和整齐
畅快地,粗犷地
牵出酒杯中,倒影的野马

不知何时
夜空早已收起了耳朵
青梅酒的甘醇仍在发芽
茶的涩用刺戳了戳喉呢
无法阻止我们体内的蝴蝶
轻声,飞出窗外

菜市场

构建一个菜市场需要哪些材料?
只需几嗓子洪亮的叫卖声
打着水漂
划破天空沉寂的湖面
只需蒸笼里
冒出的热气
浸润六点的清晨

还需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人
蹲坐在角落
像褪色的箩筐
守着身旁的一篮子鸡蛋
守着几堆小菜
构建的花园

当有人俯身靠近时
她粗糙的手
急忙放下干瘪的馒头
像一只蚂蚁,放下一粒大米
满脸皱纹,灿烂地
给问价的人回答
什么,是活着
什么,是箩筐里
倒出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黄水欢歌

□老高

走在七曜山的小路上,
大风堡的茶花漫山崖。
油草河里泉水叮咚响,
一号水杉母树齐天高。

走在大森林的小路上,
松涛鸟鸣声声灌耳房。
万亩蔬菜滋养东南亚,
黄连之乡美名天下扬。

走在黄水的土地上,
太阳湖上赛艇忙。
月亮湖里映皓月,
天赐黄水把歌唱。

黄水风光秀天下,
太阳出来喜洋洋。
吊脚楼上琴声起,
搭乘动车去八方。

来吧,朋友!
开春来赏茶花香,
酷暑来享清风凉,
金秋来看枫叶红,
隆冬来滑雪蹁跹。

啊!黄水,
生我养我的故乡。
土家儿女跟着太阳走,
幸福生活万年长!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桐子坡的记忆

□周廷发

故乡仙屋嘴的桐子坡,如一块深嵌在记忆中的琥珀,闪烁着童年斑斓的光彩。桐子坡因遍地野生的桐子树而得名。每当回到故乡,我总会想起那片曾经葱茏的桐树林,想起那里的欢声笑语,想起那些如今已成过眼云烟的人和事,心中便涌起阵阵难以言喻的温暖和感动。

据老人讲,我爷爷的爷爷,在百年前逃难至此,在桐子坡这片茂密的树林中安家,从此生根发芽。那时的桐子坡,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各种野草、藤蔓,蕨蕈妖娆,交织成一张天然的绿色巨网,遮天蔽日,阳光也难以穿透。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跳跃鸣叫,成群结队的松鼠、野兔在树干上嬉戏、在地上奔跑,偶尔还能看到几只狡猾的狐狸,在灌木丛中穿梭。桐子坡,不仅是动物的天堂,也是小朋友

们的乐园。

我儿时的记忆,大多与桐子坡有关。那里,是我和伙伴们的天地,我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春暖花开,桐子树便会开出满树的花朵,白的、粉的、红的,将整个山坡染成一片花海,美不胜收。我们常跑到桐子林里,躲在花丛中玩捉迷藏,或是用树枝搭建简易的“家”,过着“一家子”的幸福生活。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娶媳妇”——今天一个小子扮新郎,一个姑娘扮新娘;明天另一个小子扮新郎,另一个姑娘扮新娘,要是谁没有轮上,没有做成新郎、新娘,就会不高兴。为了让活动氛围好玩,大家从家里拿来脸盆、锦碗,用树棍敲打,围着桐子树林转,一时间,桐子坡热闹非凡,嘀哩咣啷的声音,回荡在桐子坡的上空。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关于“石牛”的记忆。桐子坡的中间,有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像一只蹲卧的巨牛,孩子们都喜欢爬到石牛背上玩耍。最先爬上去的,可以坐在牛的脖子上,摸摸牛角和牛耳,后面的人只能坐在牛背上。每次都能挤上十多个孩子,牛背宽、平、长,坐在牛背上,感受着微风轻拂,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

峦,心中的快乐、惬意无以言表。

随着时间推移,桐子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村里的人越来越多,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了生计,村民们开始砍伐树木、铲除杂草,桐子坡的树林一天天减少,绿色也越来越少,失去了昔日的风姿。但桐子树依然顽强地屹立着,它们是桐子坡的守护神,也是我们的童年记忆。

在那个缺燃料的年代,桐子油是村民们夜晚主要的照明原料。每年秋天,桐子成熟时,村民们会到桐子林里采摘桐子,桐子的籽像大蒜瓣一样,雪白油润,然后用木制的榨油机将桐子压榨成油,供应全村人的生活所需。桐子树果实如核桃大小,每棵树要结很多,榨出的桐油基本上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而且桐子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桐子成熟时,供销社大量收购,也是村民们的经济收入之一。

如今,桐子坡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热闹,但那些与桐子坡相关的记忆,依然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想起那些可爱的伙伴,想起那些充满欢乐的场景,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感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打“鬼子”

□唐富斌

在幼年的故事里,有两种人占据了大家悲愤的心灵:一是恶魔般的外敌,如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侵略者等;二是卖国求荣的走狗和汉奸。

我的出生地在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对“鬼子”的最初认识,来自彼时的小学教科书,乡村院坝上映的几部爱国电影,还有几本油渣似的小人书。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狼牙山五壮士》《雁翎队》《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打击侵略者》等等。

及长,则是中学的历史课本,比如八国联军侵略中

国、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而语文,印象深的课文之一,当数巍巍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了。至今还记得,文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打光了子弹把枪一摔,顶着身上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其同归于尽。

或许,正是旧中国的积贫积弱、饱受欺凌和任人宰割让人痛得入骨,相当长的时日里,不少艺术家笔下的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把日本侵略者、八国联军,大都描绘成一副魑魅魍魉的形象。以至于在我们小孩眼里,那些作为人魔的敌人,由里到外都是那么的丑陋、险恶和恶心。所以,课余打猪草、割牛草的闲暇,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耍,最时髦的就是玩打仗游戏。而打仗,打的就是“鬼子”。

在乡村,玩打“鬼子”游戏的伙伴是不能太少的,起码要十几个以上的人参与才有阵势。因为,要分打和被打两派,或者说要分好人和敌人、我军和敌军。那时,我们设置的“战场”舞台,地点多选在学校的操场,生产队的晒谷坝,人居多的大院子。如此,才能具备隐蔽

场所、对垒的阵营条件。

手中的武器也分好几类:一种是木制玩具手枪。拥有此枪者最神气,一般为指挥官;一种是系着红巾的木制大刀,飘扬起红缨的枪矛;一种是以竹竿和木棍当作的步枪。游戏中,当八路军装扮者背着武器出场的时候,队列整齐,雄赳赳气昂昂。而敌人装扮者在正义的气势下,其队伍显得稀稀拉拉,不堪一击。其后,就是小八路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押着举手投降的鬼子队伍,一路高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凯旋游行。那情景甚为提气。

有趣的是,记得有一次打鬼子游戏,扮演鬼子的小朋友为了表现敌人的凶残,动作大了些。扮演八路军的小朋友也为了体现英雄气,不但决心将其打败,还使其中一个鬼子兵扮演者真的流了点血,挂了点彩。游戏完后,伙伴们纷纷上前表示歉意。受了小伤痛的小朋友却大度地说:“嘿嘿,没哪个得,哪个叫我当最坏的日本鬼子呢?装鬼子,就是要拿来打的嘛!”就这样一笑了之。

如今,玩游戏的小孩年已五六十岁。现在回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